

他捅了女友 50 多刀——“极深”！“极残忍”！“极其恶劣”！“极其严重”！ 太平门血案凶手被判死刑

“被告人余昌弘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”昨天上午南京中院第五法庭里，法官当众宣读了“6·22”血案的判决。今年6月22日，由于年仅16岁的女高中生小房提出分手，余昌弘在南京太平门云中食品店持刀在小房身上捅了50多刀，致使女孩不幸身亡。这起血案并没有因为宣判而阴影散去，他亲手毁灭了一个花季女孩和他自己，也让两个家庭陷入了无尽的伤痛。

庭审现场 | 凶手一言不发

昨天上午10点30分左右，余昌弘在两名法警的押解下步入法庭。一看见众多摄像机镜头，他就立刻低下了头，坐上囚椅后也始终埋头，让人很难看清他的正面。

一副黑框近视眼镜背后，是一张稚气未脱的脸。户籍资料显示，余昌弘出生于1987年11月，如今年方22周岁。他没有任何表情，只是默默看着自己那双曾经持刀行凶的手，聆听法官的判决。

两个破碎的家

小房家长：希望尽快执行判决

小房的父亲和舅舅作为刑事附带民事原告人，表情哀伤地坐在法庭之上目睹了宣判。自从余昌弘被押进法庭，他们的目光就始终投射在他身上。宣判结束，两人仍然坐着，表情迟滞。“我觉得这个判决还是比较公正的。我能接受。尽快执行判决吧。”小房的父亲说。他的舅舅马上补充：“如果有可能，我希望他被千刀万剐！”

他们家庭而言也没有意义。警方在行凶现场曾经翻出了余昌弘的所谓遗书，遗书中以“房爸爸”、“房妈妈”来称呼小房的父母，而一想到这封遗书，小房的父亲就怒不可遏。“他是放屁！我都不认识他，过去从来没见过他。他是一个成年人，我们家女儿是未成年人，她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。他用一个成年人的手段，去骗一个未成年的人，他竟然残忍地剥夺了她的生命，简直是罪大恶极！”

小房的父亲已经不愿多回忆心碎的事情，只是断断续续谈了一些。“孩子母亲来不了了，身体不舒服。这个事情对我们家是毁灭性的打击。她母亲长期思念女儿，感情上还是过不去，不能到现场来。她接受不了事实。”

小房的父亲无法忘记事发的那一幕：“当时我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这个人非常狡猾，他已经用刀捅了我家女儿了，把她挟持到墙角处蒙蔽警方。”作为一名父亲，他对相关方面处理方式也颇有怨言。“要是以我当时的性格会冲过去的，他是一把刀，又不是枪。为什么要等那么长时间，最后她流血过多死亡……”

案件细节 | 他捅了 50 多刀！

在法庭上，法官宣读了查明的案情，透过寥寥数语，余昌弘在太平门血案中的凶残和偏执，再一次被刻画出来。

早在2006年，在深圳打工的余昌弘就通过网络结识了当时才13岁的南京女生小房，两人通过手机短信和网络联系，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。

今年2月14日是“情人节”，小房乘飞机赶到深圳与余昌弘见面，两人同居了9天。第9天时，小房接到了父母的电话和短信，说因为找不到女儿，他们已经报警。余昌弘就让小房回南京。

余昌弘交代说，3月中旬的一天，小房给余昌弘打电话，正巧余不在，一个女人帮他接了电话。小房为此怀

疑他另有女友，便向他提出分手。在争执中，小房说自己已有新男友，余顿时火了。

之后，两人一直吵架，他多次给小房打电话、发短信，小房都没有理他。由于后来小房的手机被家长收走，余昌弘又给小房的同学吴某打电话、发短信，但小房仍然没有回应。

6月20日下午，余昌弘乘飞机来宁。在登机前他已经想好了一切：与小房谈谈，如果她不给机会，就把她杀掉。为此，他还随机托运了一把折叠刀。

经过多次的联系，小房同意在22日下午放学后见面，但在短信中要求傍晚6点必须结束见面。

“我专门来南京一趟，你却只给我这么一点时间！”余昌弘为此下决心要把事情“做绝”。

当天下午4点多，他带刀走进了约定的云中食品店。5点20分小房进店。此

时的余昌弘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。

他看到小房后，直接持刀迎上去，用刀朝她上半身乱捅，主要捅在了胸口和腹部。小房仅反抗了几下就倒地。但他没有放手，仍然继续猛捅，朝她脖子也捅了两刀，此时已经不下30刀。

“我错了……”躺在地上小房奄奄一息，哀求说。但他仍然觉得不够解恨，用刀继续捅。

警察赶来时，余昌弘马上用刀对着小房的胸口，威胁说：“你们要过来，我就捅她！”由于不知女孩的情况和事发地点空间过于狭小，警察没有贸然上前。

“你们把她的父母叫过来！”余昌弘说，他当时的想法是，把小房的父母也杀掉。

在双方的对峙中，警方开枪击中他的面部。

法医鉴定，小房因失血过多死亡，她身上的创口多达50多处。

法院观点 | 手段极残忍，罪大恶极

案件开庭时，余昌弘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，他还说，不论法院如何判他都接受，但希望法院能够判他死刑。

法院为余昌弘指定的律师辩护认为，被告人认罪态度好，有明显的悔意，而且主观恶性不深，有激情犯罪的情节。

但法院的判决没有支持律师的观点。相反，法院在分析余昌弘的罪行时，用了这样的措词：“极深”、“极残忍”、“极其恶劣”、“极其严重”。四个“极”，将余昌弘牢牢锁定在最后的极刑

判决上面。

判决书中写道：余昌弘到案后虽对其主要罪行未作推诿，但其预谋，在公共场所持预先准备的尖刀连续猛捅未成年被害人50多刀，致被害人死亡，且在警察到场后，仍持刀挟持被害人，阻挠警方解救，主观恶性极深，手段极其残忍，社会影响极其恶劣，后果与罪行极其严重，应依法严惩。

据了解，余昌弘在归案后的表现很难说得上有什么“悔意”。当检察官在讯问他时，他曾经不耐烦地说：“你懂什么？我们年轻人的感情，

你不懂！”

余昌弘被抓获时，身上有一封遗书。在这页仅三四百字的信中，他表达了自己想死的心愿，还描述称他与小房感情真挚。从信件的抬头看，是写给小房父母的。可是在多次审讯中，余昌弘坚持表示，自己就是要小房死，而且自己也想杀了她的双亲。

“很明显，他本意并不是要对她父母怎么样。很可能是后来杀了女孩之后，情绪已经无法控制了才会这样。”律师遗憾地说，“从这点也能说明这个年轻人的心理状态。”

凶手母亲：每天在泪水中活着

自从儿子余昌弘离开深圳，到南京炮制惊天血案之后，裴正连就没过上一天好日子。事后，在深圳打工的她，曾经接到过警方的电话。“警察让我等通知，后来就一直没人跟我联系过。”她说，直到前天她才从律师那里得知案件要宣判。但是由于事发仓促，她也凑不出那么多乘飞机的钱，只好作罢。

昨天，裴正连没有上班，她将手机放在身边，抹着眼泪等待判决结果。由于对这个判决结果已经有了心理预期，她听到结果时，只是顿了一下说，他要走这条路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她很想到南京来看看儿子，可是又担心：“看了又能怎么样呢？看到我，他心里会更痛。”

她对儿子的所作所为已经无话可说，还担心小房

的父母。“他们一定很痛苦。我真想去看看小房的父母，我希望他们能好好地活下去。但是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，太内疚了……可是我又怎么能去看他们呢？我无法面对，也无能为力……”说到这里，裴正连大声地哭了出来：“如果判我死刑能让小房父母心里安慰一点，那就判我死吧！我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呢？”

“这一生活得好累好苦，我经常想，为什么这么多不幸的事发生在我身上，好像我生来就是受罪的一样。”她丈夫在上世纪80年代因故意杀人被判死刑，20多年后轮到了儿子，这样的结局让裴正连哀叹命运的摧残。“就让我天天流泪过完这辈子吧。”她最后说。

快报记者 马乐乐 文/摄

庭审的余昌弘

私家车主拨打4008-000-000平安电话车险提供方便快捷服务!

险种:车损+商业三者30万+盗抢险+不计免赔★篇幅有限,更多车型优惠报价请直接拨打4008-000-000(4008六个零)咨询

丰田卡罗拉 1.6



平安电话直销
最低价约 **2847** 元

别克凯悦 1.6



平安电话直销
最低价约 **2518** 元

北京现代悦动 1.6



平安电话直销
最低价约 **2483** 元